



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 | 28

自杀俱乐部

[英] 尼克·霍恩比 著

张坤 译

Nick Hornby
A Long Way Down

人民文学出版社

自杀俱乐部

A Long Way Down

Nick Hornby

[英] 尼克·霍恩比 著

张坤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7-4477

Nick Hornby
A LONG WAY DOWN

Copyright © Nick Hornby, 200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in conjunction with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杀俱乐部/(英)霍恩比著;张坤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
ISBN 978-7-02-008170-7

I. ①自… II. ①霍…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5769 号

责任编辑:刘 乔
特约策划:彭 伦
装帧设计:董红红

自杀俱乐部
[英]尼克·霍恩比 著
张 坤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5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2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170-7

定价 25.00 元

出版说明

新世纪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方面依托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权威机构,每年一度评选世界各国优秀长篇小说,并将获奖作品集成“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出版;另一方面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高度关注世界各国最新出版的特色鲜明的优秀长篇,共同构成了新世纪人文版外国文学长篇小说翻译出版的豪华阵容。

这套“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的编辑设想则是在上述豪华阵容中以市场表现为主要依据进行遴选,充分体现我们对于广大读者阅读兴趣的尊重。列入“书架”的作品,内容生动,可读性强,一经问世,便畅销全球,深受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读者喜爱。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入选作品不仅风靡全球,其中不少还是世界各种文学大奖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之作,这表明了经典和畅销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统一体。

本丛书将分辑出版。第一辑共二十种,以本社初版时间为序编号排列,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代外国畅销小说的历史脉络。同时我们也寄望这套丛书能以其既有的品质续写新的畅销奇迹,并有新作品源源不断地充实进来。在编辑遴选过程中,限于版权与视角诸原因,不周全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第二辑补记

“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第一辑二十种推出后,受到广大读者好评,为此,我们再为这个小小的书架增添新作十二种,恳请广大读者继续不吝赐教。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〇年五月

献给 阿曼达

治疗不幸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幸福,别人怎么说我不管。

——《重历尼亚加拉瀑布》,伊丽莎白·麦克拉肯

目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85
第三部	179
译后记	256

第一部

马丁

我能讲清楚自己干吗要从幢高楼顶上跳下去吗？我当然能讲清楚自己干吗要从幢高楼顶上跳下去。我又不是什么倒霉白痴。我能讲清楚，这事一点不难讲：这是经过妥当的逻辑思考之后做出的决定。甚至用不着什么严肃思考就能想明白的事。不是说我心血来潮突发奇想——我的意思是说，这不是什么特难做出的决定，不需要经过痛苦的思想。我这么说吧：好比说，你就是……我也不知道……比如你在吉尔福德^①一家银行当经理助理。你一直在考虑要移民。这时候有人要你到悉尼一家银行去当经理。当然了，虽然说事情显而易见，你还是得经过一番思考衡量，对不对？至少你得想明白，自己愿意不愿意搬家，舍不舍得把朋友同事都扔在身后，老婆孩子一家人全盘端到一个陌生地方吃不吃得消。你可能坐下来找张纸，把移民的优势劣势列个单子。你知道的，就像这样：

不利之处——父母年迈，朋友，高尔夫俱乐部。

优势——钱更多，生活质量更高。（带游泳池、烧烤架什么的房子，大海，阳光，没有什么左翼议员下令禁止“咩咩小黑羊”^②，没有欧盟长官下令禁止英国香肠，等等。）

这不是一目了然嘛？高尔夫俱乐部！快得了吧。当然年迈的父母可能会让你有点犹豫，不过肯定犹豫不了多一会，最多也就是犹豫一下下，只是一下下而已。不出十分钟你肯定马上打电话给旅行社定机票去了。

你瞧，我就是这么决定的，没多少遗憾后悔，想跳下去的理由倒有一箩筐。我的

① 英格兰东南部一城市，位于伦敦西南。

② 一首传统英国儿歌，因为唱的是小“黑”羊而被政治敏感者认为有种族歧视嫌疑。

“不利之处”单子上只有一条，就是孩子们，不过话说回来，我想辛迪也不会允许我再见孩子们了。我没有年迈的父母，也不打高尔夫。自杀就是我的悉尼。我这么说绝对不是对悉尼的好人们有意冒犯。

莫琳

我告诉他说我要去参加新年派对。我十月份就告诉他了。我也不知道人们是不是十月里就把新年派对的请柬发出去，很可能没那么早。（我怎么知道？从一九八四年以来我一次派对都没参加过。马路对面的茱恩和布莱恩那年办了个派对，完了马上就搬走了。就是那一回我也只是趁他睡着了以后溜出去，总共待了一个来钟头。）可是我等不及了。自从五六月份我就开始考虑这件事，我特别想告诉他知道。真是蠢啊。他根本不明白，我肯定他不明白。他们老跟我说要跟他讲话，可你看得出来压根什么变化也没有。而且这种事有什么好忙不迭要告诉他的呢！说出来只是显得我就这么点盼头，难道不是吗？

我一开口跟他说完，马上就想去忏悔。我说谎了不是吗？我对自己的亲生儿子撒谎。哎，这只是个小小小小的谎言：我提前好几个月就告诉他说我要去参加派对，派对是我编出来的，我编得还挺像。我跟他讲派对是谁办的，人家为什么要请我，我为什么要去，还有别的什么人会去参加。（是布里琪特办的派对，就是教堂里那个布里琪特。她请我是因为她姐姐从考克郡来了，先前她姐姐好多次写信都问候我来了。我想去是因为布里琪特的姐姐曾经带她婆婆去过卢尔德^①，我想跟她问问卢尔德什么样，将来我还可以带马蒂去。）但是忏悔根本不可能，因为我知道，去忏悔的话我只能继续说谎，重复我的罪恶，一遍又一遍一直说到年底。我不光对马蒂说谎，还得跟护理中心的人说谎，还有……其实算算也没别人了。也许再加上教堂里的什么

^① 法国西南部一城镇，是著名的天主教圣地。

人，商店里什么人。仔细想想其实挺滑稽的。如果你没日没夜地照顾个病孩子，你压根没空犯罪，我都好多年没干过什么值得忏悔的事情了，然后我就一步飞跃，犯下这么严重的罪行，连神甫都不敢告诉，因为我打算一直犯罪犯罪，直到我死的那一天，那天我还会犯下世上最大的罪孽。（可凭什么说自杀是最严重的罪孽呢？从小到人家都对你讲，你故去以后，会来到这么一个神奇美妙的地方。只有一个办法能让你提前一点来到这个地方，可你一旦用了这个办法，就永远失去了去这个地方的权利。哦，我明白这样做有点插队的嫌疑。可是比如说了，在邮局里有人插队的话，大家嘘他两声也就算了，可能有人会说：“对不起，我先来的。”人们决不会说：“你将在地狱的烈火中永远地煎熬。”这就未免太过严厉了吧。）但是这些并没有阻止我去教堂。因为我若是突然不去了，人们会觉得不对劲，所以我才照常去。

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不断地跟他说起我了解到的新情况。每个星期天我都假装我又知道了点新东西，因为我总是在星期天才会看到布里琪特。“布里琪特说她会请大家跳舞。”“布里琪特担心不是人人都喜欢红酒和啤酒，所以她要准备些烈酒。”“布里琪特想知道有多少人是吃好了饭才来参加派对。”如果马蒂能懂点事，肯定会觉得这个叫布里琪特的女人是神经病，为这么不点儿大个派对小题大做，絮叨个没完。在教堂里我每次见到布里琪特都要脸红。当然我很想知道她除夕夜到底有什么安排，可我从来没有开口问过她。因为如果她真是打算办个派对，我问的话她可能觉得不请我过意不去。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很惭愧，倒不是因为撒谎——到如今我撒谎都撒习惯了。不，我惭愧是因为觉得自己实在太可怜了。有个星期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跟马蒂说布里琪特打算去哪里买做三明治的火腿肉。其实我把一切都放在心上，当然是说除夕夜的计划，用这种办法我就可以提到那天的安排，却不必吐露真情。慢慢的我大概也开始有点相信真有这么个派对什么的，就好像你相信书里的故事一样。时不时的我会想象一番，我会穿什么衣服，喝多少酒，待多长时间才走，要不要打车回家，诸如此类的事情。搞到最后就好像我已经去过这个派对了一样。可是，

即便在我的想象中,在派对上我也不曾跟任何人说过话,而且总是很高兴可以离开。

洁丝

我在楼下一个派对上。派对很烂,一群糟老头子坐在地板上,喝苹果酒,抽大卷的大麻,听莫名其妙的怪胎雷鬼音乐。半夜的时候,有个家伙冷嘲热讽地拍了拍手,另外几个笑了几声,这就算完了——也祝你新年快乐。哪怕你是全伦敦最快活的人,参加了这个派对,十二点过五分你也会想从楼顶上跳下去。何况我也算不上是全伦敦最快活的人,显而易见。

我去这个派对纯粹是因为学校里有人告诉我说查斯会去,可他根本没来。我上万亿次打他的手机,他还是没开机。我们刚分手那会儿,他说我跟踪他。可我觉得他用词太过了,说我“跟踪”他,你说是不是?我只不过给他打电话,写信,发邮件,敲他家的门,我觉得这算不上是跟踪。而且他工作的地方我只去过两次,算上圣诞节的派对也才三次,我觉得那次不能算,因为他原来说要带我去参加他们的圣诞节派对来着。人家去商店,去度假干吗的时候都跟着,这才能算是跟踪呢,你说对吧。我可是什么商店都不靠近。再说了,要是别人欠你个解释,我觉得这就不算是跟踪。人家欠你个解释就好像人家欠你钱一样,而且不是五块十块这种小钱,至少是五六百块钱。要是人家欠你至少五六百块钱,还躲着你,你当然得半夜里去敲他们家门,因为你知道这时候他肯定在家。这么大数目的钱一般人都得当回事。一般人会去找讨债专家,打断他的腿,可我没那么过分。我还是很有节制的。

因此,尽管我一来就发现他不在,我还是待了一阵。我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我很为自己难过。我都十八岁了,除夕夜却没地方可去,只有这么个烂地方,烂派对,来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说起来我应付得还不错。我年年都能应付过去。我很容易交上朋友,可是马上就把他们惹烦了。这点我还看得出来,虽然说我也搞不清楚我怎么就把人惹烦了。然后朋友啊派对啊什么的就全都消失不见了。

我把珍惹烦了。我肯定是这么回事。她就消失不见了，跟别人一样。

马丁

前面几个月我一直在网上搜自杀调查的资料，纯属好奇。几乎每次验尸官的话都大同小异：“他精神失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你接着往下读读这个混蛋的故事：他老婆跟他最好的朋友睡觉，他失业，闺女几个月前车祸身亡……嘿，验尸官先生？有人在家吗？抱歉打扰，可这里没什么精神失衡，我的朋友。我得说他脑子挺正常的。坏事一桩接一桩再来一桩，直到你再也承受不住了，然后就开着家里的车掉头来到最近的多层停车场，弄根橡皮管子用尾气熏死自己了事。这还不公道吗？显然验尸官的调查报告应该这么写：“经过严肃慎重的考虑，他看清自己过得猪狗不如，因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看报纸的时候，从来没有一次真心相信死者是精神出问题才自杀的。你知道的：曼联队前锋，跟当今瑞典小姐有婚约在身，最近成功勇夺两冠，获得足总杯和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成为同年获得该两项大奖的史上第一人。他的小说处女作刚刚被大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购买版权，具体价格未经透露。他的一名雇员发现他在自家马厩的房梁上吊自尽。瞧，像这样的验尸报告我是从来没见过。如果当真有什么幸福成功有才气的人自杀了，你倒大可以安全得出结论，此人的确是精神出问题了。我倒不是说跟瑞典小姐订婚，在曼联队踢球，得奥斯卡奖你就终身免疫不会害抑郁症了——我肯定这些不管用。我只是说这些东西能让人好过些。我们来看看数据好了。刚离婚的人比较容易自杀，或者生厌食症的，失业的，还有妓女，或者上战场打过仗的，遭强奸的，失去亲人的……有许多因素会把人推上绝路，没有一样不让你痛不欲生。

这要是在两年前，马丁·夏普绝对不会大半夜跑到一块水泥护栏前坐着，俯视下面一百多英尺远的水泥路面，琢磨摔下去的时候能不能听见自己骨头撞碎的声

音。不过两年前的马丁·夏普跟如今不同。那时候我有工作，有老婆，没睡那个十五岁的姑娘，没进过监狱，不需要跟两个小女儿解释小报上的报道，头版大标题“下流胚！”下面配了张照片，是我躺在伦敦一家著名的夜店门外人行道上。（我要是死了新闻标题会怎么写？“下流坯送命！”再不然就是“夏普的下场！”）说句公道话，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我坐到水泥墙沿上的理由确实要少得多。所以，别跟我说什么我精神失衡，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再说了，什么“精神失衡”，这么说有严格的科学根据吗？人的精神难道真像什么鱼鳞一样，在脑袋里晃来晃去？人越傻晃得越厉害？）我想自杀是在系列的不幸事件将我的生活搞得不堪忍受之后做出的理智反应。哎，我明白心理医生肯定会说他们可以帮忙，可是这个倒霉国家大半的麻烦都是这样，不是吗？人人都不愿意承担责任。总是别人的错。哈哈。我碰巧属于那极少数勇敢的人，我很明白当年爹地妈咪干了什么跟我搞十五岁姑娘之间没什么关系。我碰巧明白自己当初是不是母乳喂养都会去跟那姑娘睡，现在是时候该我面对自己的所为了。

我的所为就是：我把自己的生活给毁了^①，丝毫不差。倒也不是按字面上的意思，说我把自己的生活搞成了尿，存在膀胱里如何如何。可我觉得我就像败家子花钱一样，把自己的生活给毁了。当初我的生活里有老婆有孩子有工作什么都有，可我却把它搞丢了。不，这么说不对。我知道自己的生活哪去了，败家子知道钱都花哪去了。我不是把生活搞丢了，我把生活滥搞搞没了，我跟十来岁的姑娘乱搞，在夜总会乱搞，把老婆孩子工作全搞没了：这样乱搞是要付出代价的，当初我搞得很快活，可是突然一下子我的生活全没了。我生前身后还有什么？在这个除夕夜，我觉得自己仿佛在跟一点模糊的良心还有自己不大好的消化功能说再见——这些勉强算是我活着的表示，可是除此之外，我一点自己的生活都没有。我也并非特别难过，只是觉得自己蠢，还很愤怒。

① 原文 piss，按照字面上的意思解释为“撒尿”，piss away 意为“胡闹，损毁”。

我坐在这里并非是因为自己突然理智觉醒了。我坐在这里是因为这个夜晚跟其他的一切一样，也成了一团糟。我他妈的连跳楼都跳不利索，非得把什么都搞砸了才算完。

莫琳

除夕夜里，护理中心派了救护车来接他。叫救护车要多付钱的，可我不在乎。我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到最后马蒂花他们的肯定比花我的钱多了去了。我只是付个过夜的费用，他的下半辈子都得他们管了。

我想过要不要把马蒂的东西收起一些，免得叫他们看见觉得奇怪，不过没人告诉他们那些都是他的东西。他们可能以为我有好多孩子，所以我就由着东西摆在外头。大概六点钟他们来了，两个小伙子用轮椅把马蒂推出了门。他走的时候我还不能哭，怕给两个小伙子看出不对劲；他们以为我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左右会去接马蒂。我只是在他前额上亲了一下，对他说在护理中心要乖，我一直坚持到他们都出了门，然后我就放声大哭，哭啊哭，一直哭了一个钟头。他的确毁了我的生活，可他还是我的儿子，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可我甚至连个像样的告别都做不到。然后我看了一会电视，喝了两杯雪利酒，因为我知道外面肯定会很冷。

我在公交车站等了十分钟左右，随后决定自己走着去。想清楚自己要去死以后，走夜路就没那么可怕了。我可是做梦也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半夜里走这老远的路，何况现在街上到处都是醉鬼，可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了，我还是忍不住担惊受怕，怕有人袭击，却不弄死我，那样我还不如死了的好。要是那样的话，我肯定会给送到医院里，人家会知道我是谁，还会发现马蒂，我这几个月来的计划就全泡汤了，等我出了院，又会欠护理中心一大笔钱，那可要我怎么还？不过路上没人袭击我。有几个人祝我新年快乐，仅此而已。外面其实没什么可怕的。我会记得，在自己一生的最后一个夜晚我终于发现了这一点，我这辈子其余的时间光顾着担惊受

怕了。

我以前从来没到过顶层大厦,只是坐公车经过一两回。我都不清楚如今你还能不能上到楼顶,但是大门开着,于是我就沿着楼梯往上爬,一直爬到走不动了为止。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没想到,人不是说想从哪儿往下跳就可以随便跳,可我一到顶就发现,人家不会让你随便跳的。他们搭了很高的一道网,上头有道蜿蜒的栏杆,栏杆上都装着尖刺……我这才慌了神。我个子不高,不算壮,也不如以往年轻了。我想不明白自己怎么才能过得了这一关,可我又非得今晚就做,因为马蒂在护理中心等等等。我开始想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似乎都行不通。我不想死在自家客厅里,我认识的什么人早晚会发现我的尸体,我想让不认识的人发现我。我也不想卧轨,因为我看过一档电视节目,那些驾驶员很可怜的,自杀的人会让她们很难过。我又没车,不能开车来到个寂静角落,放尾气把自己熏死……

这时我看到了马丁,他就在屋顶的另一边。我躲在黑影里,看着他。我看得出他准备得可够充分的:他带了一个小梯子,还有剪铁丝的钳子,他就是用了这些东西才爬到对面去的。他就坐在护栏上,腿晃荡着,眼睛看着下面,随身带着个小酒瓶,不时喝上一口,还抽烟,一边想心事。我就在旁边等着。他抽了一根烟又抽一根,我就等了又等,到最后我实在等不及了。我知道梯子是他的,可我得借用一下,反正东西对他也没什么用了。

我没动手去推他。我没那么壮,一下就能把个成年男人推下楼去。反正不管怎么我也不会去推推看。这样做是不对的;该由他自己来决定跳还是不跳。我只是走上前去,把手伸过铁丝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只想问问他,他还要多久。

洁丝

去那个倒霉派对之前,我根本没想过要到楼顶去。说实在的,在跟这家伙说话之前我压根儿把顶层大厦什么的全忘了。我觉得这家伙看上我了,这么说一点不过